

第一章 天堂法庭的审讯记录 大卫·李嘉图的灵魂

初次审讯

时间：1823 - 09 - 11

地方法官：请陈述你的相关履历。

被告：我出生在 1772 年，名叫大卫·李嘉图。我已逝的母亲是按圣歌的作者、以色列杰出的歌手大卫王的名字为我命名的。她——

法官：李嘉图先生，少说点抒情的，多说点事实。职业？

被告：我以前主要是一个金融家，后来是个政客。

法官：大点声，李嘉图先生。你的职业不会对您产生不利的影响。你认为在你有生之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被告：我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在 1817 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概括了这一理论的要点。这一理论指出国家如何从自由贸易中获利。另外，作为英国议会的议员，我花了大量时间阐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和自由贸易的好处。

法官：你的观点受到注意了吗？

被告：还没有，不过我相信将来——

法官：够了，李嘉图先生。你被判处一段时期的流放，直到有进一步证据提交法庭。

请求重审

时间：1846 - 12 - 18

法官：李嘉图先生，你要求重新审讯，以便提交你认为与你的案子有关的其他证据？

被告：是的。我很高兴地报告：在人间，我的祖国英国已经废除了使英国农民免受外国竞争威胁的《谷物法》。我请求法庭考虑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

法官：请求被驳回。现在判断这一转变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还为时过早。另外，英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不是都还实行着严格的贸易限制吗？

被告：是的，不过——

法官：就这样吧，李嘉图先生。

请求回到人间

时间：1960-07-13

法官：李嘉图先生。你请求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介入到人间的事物中去，并结束你的流放生涯，有什么正当理由吗？

被告：我相信，美国将要实行对其经济具有破坏性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我请求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让我回到地球，帮助美国走上自由贸易和经济繁荣之路。

法官：请求被批准。你要知道，李嘉图先生，一个流放者在缓刑期间只有一次下界的机会。

被告：是的，先生。我有信心——

法官：就这样吧，李嘉图先生。祝你好运，一路顺风。

第二章 外国竞争的挑战

“当我们的工厂刚开工时，一个工人每星期挣 50 美元，而在威利电器商店，一台斯泰勒电视机卖 250 美元。这样，一个工人要工作 5 个星期来挣一台电视机。现在，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每个星期挣 100 美元，而在威利电器商店买一台斯泰勒电视机 200 美元。两个星期挣一台电视机。我们的一个工人要工作多少时间来买一台我们的产品，这就是我用来衡量我们的成功的标志。这个数字从我们开始经营的第一年起就在不断下降。

这是埃得·约翰逊在 1959 年——我回到人间的前一年——说的。埃得是斯泰勒电视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总部在伊利诺伊州的斯达城，这是我回到地球这一夜的目的地。如果你在死了 137 年之后能再回到地球一晚，你也许不会选择去伊利诺伊州这个只有十万人的小镇。不过埃得·约翰逊和斯达城掌握着开启我的未来和美国未来的钥匙。在我下界之前，你

可能希望了解一下埃得和他公司的情况。

埃得是在公司年度野餐时发表上述讲话的。野餐每年都在约翰逊公园举办，这个公园是以他父亲——公司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埃得总是在野餐会上兴致勃勃。他带着全家人前来，在打垒球时常把裤子撕成两半，津津有味地大吃炸鸡和土豆沙拉。埃得和工人的关系很好。他高中时就在这家工厂工作了，那时他还没上大学去学工程学。斯泰勒在全国还有另外三家工厂，不过在斯达城这家是最大的。在生意好的月份，厂里的5 000工人可以制造80 000台电视机。

你可以从埃得的讲话中感觉得到，他为自己的公司颇为自豪。但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妻子玛莎感觉到出了什么事。等到两个孩子跑到前面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时，她问埃得：“什么事让你心烦，亲爱的？”

“外国的竞争。日本电视机正在进入美国。我这个月几乎要解雇工人了，我还可能要降低工资，打破我下午所说的话。”

“噢，亲爱的，你在开玩笑。人们都知道‘日本制造’就意味着垃圾货，没人会去买日本电视机的。”

“现在已经有人买了。”

埃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就开车去了芝加哥，再乘飞机去了华盛顿，与他选区的国会议员弗兰克·贝茨见了面。埃得要求限制进口日本电视机。消除来自外国的竞争可以保证他的工人的工作和工资不受

损失。

“好吧，埃得，我还不明白。你对我一直很好，在竞选时鼎力相助，对此我很感激。但是提这种议案很难办到。人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竞技场，竞争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和日本人竞争时采取强硬立场看起来可不大光彩。”

“无稽之谈，弗兰克。是我们发明了电视机，日本人从我们这儿把它偷了去，现在他们又在偷我们的就业机会。如果好工作都归日本人了，我们拿什么来替代？这对斯达城将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在芝加哥附近的那些供应商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斯泰勒电视机公司倒闭，麻烦不会在斯达城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们不能让日本人超过我们。如果我们的电视机工业消失，他们将会包揽未来电子领域里的一切发明。”

“我听到你的话了，埃得。嗨，我可是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过仗的。听着，埃得，现在不少人估计我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入主白宫，我不想因为什么贸易议案耽搁了我的前程。让我先进白宫，然后我才能帮你。”

“如果你家乡父老都入不敷出，你怎么竞选总统？这样一个议案恰恰可以让你入主白宫。你只需恰如其分地解释它：买美国产品会使美国人重新富起来。”

“你这样说来倒有点意思。让我再仔细想想。”

弗兰克·贝茨仔细考虑了一下，决定提出这项禁

止进口国外电视机的议案。每个月有 80 000 台崭新的电视机从斯泰勒电视机公司的生产线上诞生，每个月有更多人在议论弗兰克·贝茨议员将成为总统的可能。他提出的禁止进口外国电视机的议案通过了。他开始谈论一项计划，把所有的外国产品都拒之于国外，让电视机业以外的其他工业也得到相同的利益。这项计划成为他总统竞选的中心纲领。埃得·约翰逊为弗兰克·贝茨到处旅行游说，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宣传。

到 1960 年夏天，弗兰克·贝茨已有五成的机会被其党派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让埃得在竞选大会上为他举行一次提名演说。埃得有些犹豫，但弗兰克解释说，他的竞选班子会给他写好演说稿。埃得将谈及美国的荣耀和保护美国基础工业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重要性；弗兰克的经济政策将如何给每个人带来富裕，正如斯泰勒电视机厂的工人和斯达城市民从中收益匪浅一样。这看起来还不太难，埃得答应了。

在准备起身去洛杉矶开会的前一个晚上，埃得·约翰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已经练好了他的演讲；他的健康的妻子和孩子正在伊利诺伊州七月的夜晚甜甜地熟睡；他的工人还从没经历过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斯泰勒电视机卖 300 美金一台，工人每星期挣 200 美元，只用一个半星期就挣一台电视机；工厂全负荷生产，大家甚至谈到过扩大生产规模。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埃得·约翰逊心神不定？

凌晨两点，埃得下楼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他心事重重地回到楼上的书房，走到唱片机旁，放上弗兰克·西那特的那张“只有孤独”的唱碟，把针尖指向忧伤哀婉的“献给我的宝贝”一曲。

“永远不要跟政府亦步亦趋，”他喃喃自语，“我承认进口配额议案对斯泰勒电视机公司有好处。但是一个限制所有进口产品的议案不免令我忐忑不安。电视机是与众不同的，电子业是美国的未来。但是，对所有的产品施加限制？也许前景不妙。”

这是我的暗示在起作用。当埃得在屋里踱来踱去时，我得到法官的允许降临地球。我跳上角落里的一个皮沙发。埃得最初没有看见我，他正全神贯注地在地毯上踱步。他终于看见了我，大吃一惊停住脚步倒吸一口冷气。他问候的话语仿佛紧张的断奏：“喔，真见鬼！你到底是谁，我的朋友？”

在我观察他的这些年里，还没听到埃得·约翰逊说过什么亵渎神灵的话。确实，在凌晨两点一声不响地潜入一个人的书房，即使是性格最温和的人也难免受惊。

“我叫大卫，不过你可以叫我戴夫。我是——”

“你看，戴夫，”埃得友善地说，“你饿吗？楼下有炸鸡，要不要来一块？”

埃得以为我是一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吃住的乞丐。他没有去叫警察，只是善良地提供帮助。

“非常感谢，约翰逊先生。我希望我能接受你的帮助，真的。但是从我们那儿来的人是不会饿的。”

“那么你来的地方有足够的东西吃，是吗？”埃得紧张地问。屋里的温度下降了，埃得讲话时感觉到一股风，他开始检查窗户。

“窗子没什么问题，约翰逊先生。恐怕你感觉到的那股风是因我造成的，这是一个天堂流放者下凡到人间的自然结果。”

“漫游者？”

“是的，约翰逊先生，你看过《美妙生活》那部影片吗？”

“当然。每个圣诞节都看，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还记得电影里的克劳伦斯吗？”

“当然。克劳伦斯是乔治·贝利的守护天使。他最后长了翅膀，真是棒极了。戴夫，现在让我们下楼去吧。我肯定冰箱里会有东西让你感兴趣。”

“恐怕事情并非如此。”

“什么事？”

“长翅膀。卡普拉先生只是在浮想联翩罢了。”

“是那样吗？”埃得要拿书桌上的电话。“电话怎么没声了？”埃得自言自语。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缘故，虽然我自己也不能解释。我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如电源、电视

机——

“听着，大卫先生，你姓——”

“李嘉图。”

“听着，李嘉图先生，如果你切断了我的电话线，我可就要失去幽默感了——”

“冷静点，约翰逊先生。你记得在影片《美妙生活》中克劳伦斯是如何证明他是天使的吗？我恰恰想对你做相同的事。”

“你能说出我为什么常喝牛奶吃巧克力蛋糕吗？”

“这并不太难。当你还是个小男孩时，你和你的父亲经常借口检查灯是否关好下楼去，他会趁机给你一杯牛奶和一块巧克力蛋糕。现在你和史蒂文还继续着这一特殊的习惯。不过，今晚对于史蒂文来说是太晚了。”

埃得坐了下来。显然，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客厅里的恶作剧太自贬身份了，埃得。我可以叫你埃得吗？我非常了解你，比知道你小时候不幸摔倒落下膝盖上那块伤疤的人更了解你。有足够胆量和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细节，因此，知道这些并不足以证明我的超凡身份。不，埃得，你想像不到我的耳朵有多敏锐。我知道你对你儿子史蒂文的梦想，知道你多么渴望看到你女儿苏珊安安全全、无忧无虑。我对我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梦想。我知道你一想到和贝茨先生联手就感到忐忑不安。你在床上辗转反侧因为你

感到内疚，不是吗？向别人寻求帮助，为你的公司寻求不公平的优势，这些让你感到内疚……”

埃得·约翰逊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柔和了，看来我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

“耐心点，埃得。在今夜过去之前，你有理由感到内疚，但是你将有一个难得的补救机会。”

“随时为您效劳。”

“我们要做一次时间旅行。我将向你展示弗兰克·贝茨竞选总统失败后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弗兰克·贝茨当了总统，美国将成为愈加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相反，我会让你看到遵循自由贸易原则的美国。也许当你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时，你就会将演说稿扔掉，不再支持弗兰克·贝茨了。”

“我准备好了，李嘉图先生。”

“叫我戴夫好了。”

“你没有亲戚在古巴？”

“古巴？我想没有。我的大部分亲戚都在英国。”

“‘巴巴鲁’这个词对你没什么特殊意义吗？”

“啊，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很好，埃得，不过恐怕那是另一个李嘉图，和我没关系。”

刚说到这儿，我们飞向了未来。

第三章 间接致富之路

为确保此行成功，我选择了 2000 年，因为在那时，埃得会充分体会到美国和外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世界是什么样儿。

“我们在哪儿？”埃得问。

“朋友，我们在你家乡伊利诺伊州斯达城的一个电影院停车场，2000 年。”

“为什么一个电影院要用这么大一个停车场？”

“这附近有 16 个电影院，它们需要很大的地方。”

“16 个电影院！那家‘明珠影院’怎么样了？”

“‘明珠影院’，在城中心的那家？在城市改造中被拆掉了。”

“太糟了。我们能看看斯泰勒电视机厂吗？”

“恐怕它已经倒闭了，埃得。”

“倒闭了！”埃得大叫着，身子瘫在一辆本田雅阁车上以平衡自己的激动情绪。

“见鬼，我会遭报应的！为什么？”

“埃得，说话小心一点，当心真的遭报应。”

“对不起。在美国还有人生产电视机吗？”

“有的。实际上他们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上的支出，比你厂中最好的年份还要少。”

“一定是摩托罗拉，我的强敌。”

“摩托罗拉在 1974 年生产了最后一台电视机。”

“那现在谁在生产？”

“我会带你去看的。我们要离开斯达城一会儿，但是这对天上的人来说是小事一桩。”

“我们现在在哪儿，戴夫？”

“新泽西州的拉维城。”

“电视机厂在哪儿？”

“你眼前就是。”

“但是牌子上写着‘莫克医药有限公司’。它不是生产药品的吗？”

“它确实生产药品，埃得。它把一些药品送到日本，作为回报，日本把电视机送到美国。事实上，有两种方法来生产电视机：直接的途径是建一个像你在斯达城的那样一家工厂，用工人和机器把器件组装起来制成电视机；间接的途径就是你生产其他的东西，像药品，然后卖出药品换回电视机。日本的医药工业没有能力有效地满足国内市场对药品的需求，所以日本进口药品出口彩电。你眼前的这家工厂看起来是生产药品的，但实际上它靠卖自己的产品来生产电视

机,供美国人享受。”

“但是莫克卖药品给日本不是为了换得电视机，它是为了赚钱。”

“看起来好像如此。但莫克卖药品换得日元恰是因为一些美国人要用这些钱买日本货，比如电视机。如果没人想买日本产品，那莫克只能用那些日元来糊墙，它也就不会把药品卖给日本了。”

“它不能在银行把日元换成美金吗？”

“可以，其实它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事情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一些有美元的人想买日本生产的东西，他们需要日元。否则没有人会用美元去换日元，银行也不会有货币兑换这项业务。你看见美国人买电视机并且给日本人美元，日本人买药品给美国人日元。实际上，美国人在用药品换电视机，货币只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媒介罢了。”

埃得小心翼翼地看着我，问道：

“如果日本提高了它国产药品的供应量会怎么样？”

“它可能这样做，但也可能不这样做。日本不能什么都生产。即使它能做到，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同样出色。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所说的资源，不仅指原材料，也包括它的劳动力数量，一天中的小时数以及人们愿意接受的工作强度。日本制造的所有产品都比其他任何国家要

好，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它可以，这么做也是不明智的。”

“为什么？”

“即使它可以，它也宁愿专业化地把一些产品生产得更好，而不是试图去制造所有产品。拿你来举个例子吧。我知道你在斯达城高中时获得打字比赛的第一名，创造了空前的记录，是吧？”

“是的。”

“现在，作为斯泰勒电视机公司的老板，你没有自己的秘书吗？”

“当然有。”

“不过和她比，你是个更好的打字员。你为什么要雇她呢？”

“因为我的时间用来管理工厂更划算。”

“对了。你的时间很宝贵，所以即使你比艾娃小姐打得更快，你自己去打字也是很愚蠢的。这个道理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尽管它也可以选择把电视机工程师培训成化学家，但它决定在电视机领域进行专业生产，同时从外国进口药品。反过来，美国既需要救命的医药也需要电视机，它可以选择以最有效的途径来生产这两种产品。制造药品，留一部分满足国内消费，剩下的出口到日本换回电视机。”

“这种理论有名字吗？”

“有，不过不够朗朗上口：比较优势理论，它是由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想出来的。”

“那位经济学家是谁，戴夫？”

“我不能说我记得，埃得。无论如何，我们俩最好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间接致富之路。因为原名容易引起误会，名称中的‘比较’并不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而是和其他产品相比。即使美国在电视机制造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生产药品方面优势则更为明显。因此，即使在美国生产一台电视机比在日本使用更少的劳动力，美国的比较优势也是在医药行业而不是在电视机制造业。美国逐渐在生产药品领域形成专业化而不再生产电视机，就像你不会浪费时间打字而专注于公司管理方面一样。”

“不过你怎么知道间接的途径更便宜？这只是一个理论。政府袖手旁观，让摩托罗拉和斯泰勒双双破产——”

“摩托罗拉还在经营，埃得。”

“不过你说过——”

“我只说它不再生产电视机了。”

“好吧，它不再生产电视机了。这就是说，美国采取间接的途径生产电视机。不过美国人在给日本送钱。我打赌，有好多好多钱从美国人口袋里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那些钱留在美国难道不是更好吗？那样，就是美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赚到了钱，我们就更富

有了。这不比和外国人分钱更好吗？”

“这要视情况而定，埃得。一个社会的财富不是靠它的公民手中有多少钞票来衡量的。如果美国不和日本进行贸易，美国人手中的那种纸片儿确实会更多，但这能保证他们享受更多的商品、服务和休闲吗？这样的话，除非日本出于善意把电视机白送给美国，否则美国就不会有日本电视机；没有日本电视机，美国就只能在国内自己生产。在国内生产需要消耗劳动力和原材料，而生产药品并以之交换电视机的间接生产途径比之更捷径。”

“这个理论听起来倒蛮动听，但是你有实际证据吗？你说莫克用间接的途径生产电视机比我过去的电视机厂更省钱，请给我证明一下，别再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

“别着急，埃得，冷静点。你回想一下，在 1960 年，你的工人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赚够一台电视机？”

“大约两个星期。”

“现在一般的美国人只需工作三天就行了。”

“开玩笑！那质量怎么样？如果你把 1960 年出产的电视机和 2000 年的相比，你必须比较同一质量的产品。如果你比的是日本电视机，它们可就好不到哪儿去了。”

“我会让你自己做判断的。让我们回到伊利诺伊州去看看。”